

御選
古文淵鑑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一目錄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大學章句序

中庸章句序

漳州教授廳壁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名堂室記

衢州江山縣學記

靜江府學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鄂州社稷壇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衡州石鼓書院記

福州州學經史閣記

學校貢舉私議

觀心說

古文淵鑒卷第六十一

御選

內閣學士兼翰林院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鉉等奉

旨編注

宋

朱熹

詩集傳序

深遠玩味此得讀詩之法收學詩之益
盧吳徵曰論經朱子詩集傳之俱不能無遺憾富為最

或有問於余曰詩何爲而作也余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於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夷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

照曰論聖人立教自俱從身心義理涵泳精思而出俾者有所持循遠道言皆無不刊

後一段文須識
得古人讀書用心
粹慎不苟如此

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一時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猶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奈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情性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冠其篇云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陳氏曰呂氏讀詩記三十二卷博采諸家存其名氏先列訓詁後陳文義意有所發明則別紀之然自公劉以後條例未竟學者惜之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

韓嬰孝文時博士作詩內外傳其語頗與齊魯同殊止存外傳

而天下之學者盡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

亦衆

陳氏曰有大毛公小毛公後漢儒林傳以爲毛萇

而王述之類王肅述毛今皆不存則推衍其說者又獨鄭氏之箋而已

作詩箋正義云鄭子諸經皆言注獨詩言箋鄭道毛學表明毛言故稱箋

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因訛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

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

皇祐中簡圓劉字有詩折衷二十卷歐陽修有詩本義十六卷熙寧中王安石有新經詩義三

十卷蘇軾詩解二十卷

橫渠張氏始用己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

義乃可得而尋釋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多同

異紛紜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則學者無所適從而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

延教曰紫陽立論
有取乎不致枉議
人自是偉人卓見

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字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託。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熹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熹竊惑之。方將相與反復其說。以求真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熹之衰頹。汨沒其勢。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決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是書授其兄之友丘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永久。且以書來屬熹序之。熹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序

必終其要能
十載之下曠若
家
端緒爲篇曰意格
此古風旨流暢此
雖先生加工着意
之文然正自思勉
言忘渾然而得文
章有決不能摹效
有此篇是矣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知。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繇設也。三代之隆。其法浸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說。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

臣英曰大學一書為六經門戶由之者可入奧斯文直探其底蘊矣

臣士奇曰後人譏朱子顛倒大學古文及補格物篇以為僭且妄然而標舉鐵言開示末學其功偉矣

此書最朱子所盡心一序溯原竟委大指已自盡括兼庵商略曰理宗對朱在言人主學問之要先卿中庸字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之同時也

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而各悅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闢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克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業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沉痾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稿調曰葛藤曰此
與大學序皆泰伍
經傳之言不可作
文字讀也

杜誦曰推原印證
字字精確已得全書
之要領昔人評文謂
如日月經天江河行
地斯篇論足當之

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性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難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詒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有子重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沉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

敦重教職足以譽
勸師儒

端調舊籍曰學校
人才之地也豈可
為授老食貧之地

勸宣上德詳令溫

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中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

漳州教授廳壁記

教授之爲職其可謂難矣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何也曰教授者以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邦之士廩食縣官而克弟子員者多至五六百餘少不下百十數皆惟教授者是師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路繩渠出入不悖所問然後爲稱此非反之身而何以哉是不可不謂難矣乎不特此爾又當嚴先聖先師之典祀領護廟學而守其圖書服器之藏其禮至重下至金穀出納之纖悉亦皆獨任之嗚呼是亦難矣然凡仕於今者無大小莫不有所臨制總攝其任無劇易必皆具文書便可覆視是以雖甚弛者亦有所難而不敢肆獨教授官雖有統若其任之本諸身者則非簿書期會之所能察至其具於有司而可考者上之人又以其儒官優容之雖有不合不問以是爲便故今之仕者反利焉而喜爲之而孰知所以克其任者如彼其難哉故曰惟自任重而不苟者知之其以爲易而無難者則苟道也予嘗以事至漳其教授陳君與予有故館予於其寓直之舍因得盡觀陳君所施於學者予謂若陳君則可謂知其難矣時陳君方將刻前人名氏於壁屬予記予辭謝不能者再既不得命乃退而書其所聞見如此以爲記且以勵後之君子云爾紹興二十六年七月甲子新安朱熹記

轉運司蠲免鹽錢記

皇帝陛下臨御之五年朝廷清明衆職脩理乃眷南顧閩茲遠黎某月詔以太常少卿臣某爲福建轉運

皇乾學曰立言有體
詞理典則亦漢源
之遺

皇室耳而必溯
乃之教教為學
理

副使而付以鹽筴使訪其利病以聞臣某既承詔奔走即事則與判官臣某愛暨屬寮博詢審訂具以條奏越明年春遂有旨免本道屬州縣逋負鹽課之緡錢九十七萬又詔歲入鈔鹽緡錢二十二萬者其罷之而使漕司歲以緡錢七萬補經費之闕臣某承命惟喜北向頓首言福建鹽法之弊久矣臣等聞諸故府竊見祖宗盛時本道鹽息歲入緡錢十萬而三分之一以其一予漕司佐州縣用度且市貢金其二為鈔法則商人歲輸京師者為錢六萬六千有奇而已其後鈔法中弛浮議交熾因盡以委漕司而增其額於是綱運猥并鹽洩不時而民始受弊中間蓋嘗減損然什不能去其三又他用之取具於鹽者亦且數倍舊制顧以歲出有常因不敢議至州縣或不能供又不得以時蠲除新故相仍轉相督趣重為民病歷年滋多今乃幸遇陛下仁聖儉慈不遺遐邇既幸聽愚臣言而又推之以及其所未言者蓋德音再下而鈔額復祖宗之舊逋負捐累歲之積使州縣之吏無所旁緣以漁獵其民民得休息澤隆厚不可勝量臣等驚鈍不材奉使無狀乃幸得奉承聖詔以布乎下誠歡誠喜敢不悉力究宣謹察所部無或不虔以廢明命猶懼不稱無以昭示永久則取尚書所下詔旨刻石臺門以諭來者而竊敬識其下方如此又惟陛下躬德神聖天運日新其約已厚民之心終日乾乾有進無已竊計經制大定上下與足蓋可以日月期矣然則臣等前日所不敢議者且將復有望焉敢昧萬死并記其說而俯伏以俟乾道四年三月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

號章少而學于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既來園中

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嘉來居潭溪之上

屏山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又不能大其閭閻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

臣士奇曰質實無華
達意而止其中屏山
命字祝辭最為數腴
有味

印章所刻胸其所居之廳事庶幾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下急害道尉尤溪時事宣統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建州武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改南嘗取古人佩韋之義勵其廳事東偏之室曰韋齋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復遺跡近歲熹之交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胸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不可以不傳于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于寢以自鞭策且示子孫蓋廳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寢陟降在茲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于籍溪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籍溪先生胡原仲憲也草堂先生劉致中勉之也屏山先生劉彥冲子輩也三公皆崇禎勉之居白水亦被薦使泰會稍風不起子輩忠先生飲食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書字而祝之曰願公齡之次子以父任歷官通判興化軍乞歸朱子年弱冠屏山字之曰元晦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煥後事延平李公先生先生名綱字愿中饒浦人學于豫章魁從處得河洛之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生之說而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不能踐脩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後朱子又嘗作精舍于雲谷廬山之巔曰晦菴見雲谷記以示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悔而自今以始請得復從事于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乎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敘所以名天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于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

一層
德安美後義更

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衢州江山縣學記

建安熊君可量爲衢之江山尉始至以故事見于先聖先師之廟視其屋皆壞漏弗支而禮殿爲尤甚因問其學校之政則廢墜不修又已數十年矣于是俯仰嘆息退而以告于其長湯君悅請得任其事而一新焉湯君以爲然予錢五萬曰以是經其始熊君則徧以語于邑人之宦學者久之乃得錢五十萬遂以今年正月癸丑始事首作大成之殿踰月訖工棟宇崇麗貌象顯嚴位序丹青應圖合禮熊君旣以復于其長合羣吏率諸生而釋菜焉則又振其餘財以完厥事列置門棘扁以奎文生師之舍亦葺其舊于是熊君乃復揖諸生而進之使程其業以相次第官居廩食絃誦以時邑人有識者皆嗟嘆之以爲尉本以逐捕盜賊爲官苟食焉而不曠其事則亦足矣廟學興廢登其課之所急哉而熊君乃能及是是其志與材爲何如耶熹時適以事過邑聞其言則以語熊君曰吾子之爲是役則善矣而子之所以爲教則吾所不得而聞也抑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顧予不足以議此子之邑故有儒先曰徐公誠叟者受業程氏之門人學奧行高講道于家弟子自遠而至者常以百數其去今未遠也吾意大山長谷之中隘巷窮閭之下必有獨得其傳而深藏不市者爲我訪而問焉則必有以審乎此而知所以爲教之方矣熊君謝曰走則敬聞命矣然此意也不可使是邑之人無傳焉願卒請文以識茲役而并列之熹不得而辭也因悉記其事且書其說如此俾刻焉旣以勵熊君且以視其徒又以告凡後之爲師弟子而食于此者使知所以自擇云

靜江府學記

臣熙曰作尉能以興學爲務其賢可知記又旣敘義事之勤因爲推明立教大旨君子樂與人爲善固當如此

肅淳熙三年秋七月丙辰新安朱熹記

古者聖王設爲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爲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者既成則又與其賢且能者寘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醇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以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于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爲虛文而無所與于道德政理之實于是爲士者求道于老子釋氏之門爲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乃者聖上慨然憫其如此親屈轅轅輅臨幸學宮發詔諸生勵之以爲君子之儒而無慕乎人爵者德意既甚美矣而靜江守臣廣漢張侯棡適以斯時一新其府之學亦既畢事則命其屬具圖與書使人于武夷山間謁熹文以記之顧非其人欲謝不敢而惟侯之意不可以虛辱乃按圖考書以訂其事則皆曰靜江之學自唐觀察使龐西李侯昌夔始立于牙城之西北其後又徙于東南歷時既久士以卑痺墮轡爲病有宋乾道三年知府事延平張侯維乃撤而遷之始安故郡之墟蓋其地自郡廢而爲浮屠之室者三始議易置而部使者有欲異教持不可者既乃僅得其一遂因故材而亟徙焉以故規模褊陋復易摧圯至于今侯然後乃得并斥左右佛舍置它所度材鳩匠合其地而一新焉殿閣崇遠堂序廣濶師生之舍環列廡外耽耽翼翼不侈不陋于其爲諸侯之學所以布宣天子之命教者甚實宜稱熹于是喟然起而嘆曰夫遠非鬼崇本教以侈前人之功侯之爲是則既可書已抑熹聞之侯之所以教于是者莫非明義反本以遵先王教學之遺意而欲使其學者

流連極一唱
不之致

乾學曰讀此文覺
山臨觀俯仰感
載如畫不知文生
清主文也

皆知所以不慕人爵爲君子儒。如明詔之所謂者。則其可書。又豈徒以一時興作之盛爲功哉。故特具論其指意所由者爲詳。而并書其本末如此。以告來者。侯字敬夫。丞相魏忠獻公之嗣子。其學近推程氏。以達于孔孟。治已教人。一以居敬爲主。明理爲先。嘗以左司副郎侍講禁中。旣而出臨此邦。以幸遠民。其論說政教。皆有明法。然則士之學於是者。亦可謂得師矣。其亦無疑于侯之所以教者。而相與盡其心哉。淳熙四年冬十有一月己未。自南至新安。朱熹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顧嘗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墉。無以宣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道。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自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曉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烟水之外。敬夫于是顧而嘆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

舊有南樓。張九齡以爭牛仙客事。貶荊州刺史。嘗登此樓飲酒賦詩。昔公去相而守

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翛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遊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誄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顧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歷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真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

漁教養以上言用意特為淵厚

鴻調葛羅曰學宮碑記文字最難如此不版壳者

臣英曰經書圖詳得古人說富方殷之義

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范仲淹有岳陽樓記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于教事者乃能縮取他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圯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罷去淳熙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曆曰旣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然而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于是悉取而歸之于學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既而學之羣士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廢于學者宜數十倍于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豈當時為士者其家各以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于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于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厄于貧反不得與為農工商者商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于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堯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鄙詐以誣

誘一世之人而納之于禽獸之域。謂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蔓延于中國。豐屋連
甍。良時接晷。以安且飽而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學。使吾徒之學爲忠孝者。得以
無營于外而益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况其荒墜蕪絕。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未久之乎。趙侯取
之。可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爲之記。其本末與其指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諸生。
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者又當謹其出內于簿書之外。而無侖合之私焉。則庶其無負
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高。聽訟理財。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書來曰。吾州羣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守滿江劉
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逼迫汴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
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于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以屬錄事叅軍周明仲行視。得
城東黃鶴山下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畫爲四壇。而屬其役事于兵馬監押趙伯
煊。作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雷師
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壇。壇四門。前二壇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崇
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
丈五尺。後二壇皆方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剡其上。倍其
下半。石也。南五丈爲門三間。北二丈有奇。爲齋廬五間。簾以重垣。筵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旣
揀時日。屬僚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于禮也。是以願請文以記之。
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祿。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爲原隰

臣杜鈞曰後漢典禮
制義明詳後漢杜
言之通與後漢重
其文闕杜闕猶餘事
耳

義倉本良法篇中
將青苗相較處尤
覺利病劃然

靜軒周禮曰觀文
公社倉之法真通
百世而無弊者也

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于周禮領于大宗伯之官唯社稷
自天子之都至于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于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
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爲二氣
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于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惟此爲尤盛是以于其壇壝時日
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于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郡
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所以降祥錫福于下其勤如此顧今之
爲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
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于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鑒于其心哉嗚
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劉君乃能相與汲汲
乎此非學古愛民之志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
子過以爲嘗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因爲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往
以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飭農甚力劉君又嘗請于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淫祠者
其于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爲無有不盡其心也十一年春正月甲辰具位新安朱熹記

婺州金華縣社倉記

淳熙二年東萊呂伯恭父自婺州來訪予于屏山之下屏山在縣安朱子所居也乾道初朱子以薦爲樞
年呂東萊祖謙來訪共編次近思錄已又送東萊至闕信遂與陸子靜兄弟講學于鷺湖東萊年
諸云淳熙二年四月如武夷訪朱編修元晦蓋朱子是時提舉武夷中祐觀也不夷亦屬粟監觀于社
倉發歛之政喟然嘆曰此周官委積之法隨唐義廩之制也然子之穀取之有司而諸公之賢不易遺也
吾將歸而屬諸鄉人士友相與糾合而經營之使閭里有賑恤之儲而公家無餉合之費不又愈乎然伯